昭昧詹言

昭昧詹言卷弟四

副墨子闓解

陶公

學詩當從三百篇來以迄于漢魏阮公淵明嗣之如此方見吟咏之本所謂感而有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及其成章使人諷之自得於興觀羣怨之恉至於文詞句法工拙高下特其餘事耳

有德者必有言詩雖吟詠短章足當著書可以覘其人之德性學識操持之本末古今不過數人而已阮公陶公杜韓也

讀陶公詩須知其直書卽目直書胸臆逼真而皆道腴乃得

之質之六經孔孟義理詞旨皆無倍焉斯與之同流矣否則止不過詩人文士之流

讀阮公陶公杜韓詩須幷其本領兼取其文法蓋義理與文詞合爲者也謝鮑但取其摛言造句及律法之嚴謝又優於鮑若小謝小庾不過句法清新非但本領義理未深即文法亦無甚深妙

讀陶公詩專取其眞事眞景眞情眞理眞不煩繩削而自合謝鮑則專事繩削而其佳處則在以繩削而造於眞

如阮公陶公曷嘗有意於爲詩內性既充率其胸臆而發爲德音耳鍾嶸乃謂陶公出於應璩又處之以第七品何其陋

哉宜乎葉石林之闢之也

阮公陶公自爾淡人無淺語不當以詩人非之

陶公詩於聖人所言詩教皆得然無經制大篇則於雅頌之義爲缺故不及杜韓之爲備體猶有六藝之全也

觀昭明選詩及分類真乃無所知然其論陶詩卻有見如云人言陶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又曰其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語事理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讀陶詩者宜繹會此言

詩品謂陶詩出於應璩此語固甚陋然其曰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詞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邪此論陶最篤讀陶詩者宜繹會之

山谷云謝鮑諸人鑪錘之巧不遺餘力有意於工拙也淵明直寄焉耳

湯漢臣序陶詩曰陶公不仕異代之節與子房爲韓義同旣不爲狙擊之舉又無漢高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閒又以荊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按此論亦形似影響殊不得眞陶公本量不

在此數詩讀歸去來詞及形神等詩自見
形影神三詩用莊子之理見人生賢愚貴賤窮通壽夭莫非
天定人當委運任化無爲欣戚喜懼於其中以作庸人無諡
之擾卽有意於醉酒立善皆非達道之自然後來佛學實地
如是此誠足解拘牽役形之累然似不如屈子九歌司命之
有下落至於康樂見亦如此而一歸之於寄情山水尤爲淺
下梢於聖人大中至正盡人理之學皆未有達此雜聞以前
人其學識到此而止由今觀之杜公悲天憫人忠君愛國而
不責子之賢愚其識抱校陶公更篤實正大也記此與後之
知道者詳之

前人說陶詩者甚衆然多迹論常解無關微言勝理今皆不取

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作　此安帝隆安四年庚子事公時年三十六歲此詩就本題本詩解之不過前言不求仕令乃暫仕眇眇略寫行塗只敘始終不願仕而終將歸此意明白人人皆喻惟以公志非之則言外事外別見高懷本蕞非石隱激訐亦非非富貴利達竝非如沈約離統所言忠義介節的然較然不可涗也蓋仕非公所樂而不妨仕其曰時來苟冥會聊且凭化遷耶時偶合適當如此便且如此隨運化而遷轉不立己以違時此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之義究

竟不害道亦未為失己矣識此境此見古今不數覯可不表
而出之乎蓋當平時無變處安常危疑之際庸人非作巢幕
家豨即爲犬爪牙一種高人見幾行遯一種仁人殉國立節
公於前二等不屑爲人知之公於後二等亦不非同則非人
所知沈約蕭統智不足以識公强爲傅會轉失之誣　化遷
言隨時遷化素志也天運歲時屈息遷化聖人亦委運任化
此與浮沈隨俗及苟從偷活者迹同事同而其道不同非
大賢以上莫能及公自比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以知還是
也　此鎮軍非劉裕也公於庚子仕乙巳歸詩題明白而攷
之史文全不合未可强說按史安帝隆安四年庚子桓元都

督荆江八州軍事五年辛丑劉裕猶爲劉毅參軍八月爲下邳太守元興二年加彭城內史三年甲辰從徐兖刺史桓修來朝與何無忌劉毅謀起兵劉毅猶偁之曰劉下邳是年五月誅桓元帝反正於江陵明年乙巳改義熙元年始除拜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三年丁未始爲揚州錄尚書事五年己酉北伐南燕六年庚戌還至建康始爲太尉十二年加都督十二州諸軍事十二月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十三年丁巳北伐滅秦取關中還十四年戊午受相國宋公九錫命恭帝元熙二年庚申禪晉受命按之本紀大約皆同而陶公詩庚子始作鎮軍參軍未言何人前人謂臧榮緒晉書以

爲劉裕按辛丑假歸七月赴假還江陵義興元年乙巳歲三
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皆不言爲誰是秋爲彭澤令冬
還舊居自是不出皆見自序公自序詩必不誤俱不言鎭軍
建威爲何人要之確非劉裕也題曰經曲阿或之京口鎭或
經過不可知明年庚子自江陵假還家復還江陵是時桓元
在江陵此鎭軍亦非桓元也凡此皆不可攷又彭澤之仕南
史言執事者公自云家叔所用亦不知何人古今事隔史文
多缺不能一一據以爲攷要之沈蕭兩傳及南史所言事迹
皆不明不必坿和穿鑿而公之面目自可見於萬世餘詳後
公世系攷

游斜川　此游詩正格準平繩直無奇妙而清眞自不可及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此與斜川同而氣勢校遒虛舟二句喻也　此皆是請假回作　辛丑安帝隆安五年公時三十七歲作鎭軍參軍

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作　此與前作鎭軍參軍後與弟敬遠詩合詠公之仕味如此全量可知矣　此在五月游斜川後直書胸臆與即目而清腴有穆如清風之味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是年公三十九歲猶爲鎭軍參軍故曰懷也　每首中間正寫田舍數語末交代出古之兩人而以己懷緯其事惟未得歸故作詠嘆所謂懷也　在

昔二句言已屢空以下言古人之事田園者而以植杖倒點收以已懷

次首　起四句飛動第三句折轉言不能不憂故勤農而以先師高一層起秉耒八句就順入田舍又以問津倒煞收四句再四詠羨之　公仕凡六年此始懷歸也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此晉安帝年而書甲子可見沈約蕭統所云義熙以前書晉年號永和以來惟書甲子爲妄說　此詠雪詩而平生本末俱備無一毫因易代抗節意而併者多妄說　公善用虛字最雅令清則無輭弱卒易之病如簞瓢等句可婁　平津苟不由此設揣之詞於枯木

寒巖無煖氣中非出遁自覺來即屈于卜居意苟字詎字開合相應　一直敘去而時時頓挫開合筆勢起跌無平直病

按是詩似是不仕已歸語則非癸卯或是癸丑或是乙卯後人傳寫錯誤無人與校若是作鎮軍參軍時暫假還時作觀詩語氣不似若此爲元嘉丁卯則是歲爲公歿之年又不當曰平津苟不由矣

歸田園五首　公以義熙元年乙巳冬自彭澤歸自是終身不再出時年四十一歲其仕以三十六首尾其止六年耳所云三十年指已去之年舉其大數對今四十言之若曰前此三十尚未能立今而四十乃得決計耳意蓋如此勿以詞害

可也蓋三十九以前仍繫以三十耳姑解之如此以俟通賢

此詩縱橫浩蕩汪茲溫滿而元氣磅礴大含細入精氣入而麤穢除奄有漢魏包孕衆勝後來惟杜公有之韓公校之猶覺圭角鑱露其餘不足論矣　少無適俗八句當一篇大序文而氣勢浩邁跌宕飛動頓挫沈鬱羈鳥二句於大氣馳縱之中回鞭翺鞚顧盼回旋所謂頓挫也　方宅十句不過寫田園耳而筆勢騫舉情景即目得一幅畫意而音節鏗鏘措詞秀韻均非塵世喫煙火食人語久在二句接起處換筆另收　公以義熙冬歸此言桑麻長種豆濯足皆非冬景詩不必定爲是年作也

野外罕人事　此既安居以後事　起六句由靜而之動相見二句爲一篇正面實面桑麻日以長以下乃申續餘意耳只就桑麻言恐其零落方見眞意實在田園非喻己也

種豆南山下　此又就第二首繼續而詳言之而眞景眞味眞意如化工元氣自然縣象著明末二句另換意古人之妙只是能斷能續能逆能倒找能迴曲頓挫從無平鋪直衍

久去山澤游　此又追敘今昔是題中歸字汁漿　前半敘事一世四句論歎作收此章法同一篇文字也鮑代東武吟結客少年場皆同此境但鮑說他人仍客氣假象無眞意動人惟杜公草堂四松等乃與陶繼其聲耳韓城南聯句中有

一段亦同此境序分三段

悵恨獨策還　此首言還不特章法完整直是一幅畫圖一篇記序余嘗言詩采采芣苢只換數字而備成一幅畫圖言外又見聖世風俗太平歡樂之象真非晚周以下文字所能及而愚士妄人猶以諢語議之可謂不識好惡仰面唾天矣

此五詩衣被後來各大家無不受其孕育者當與三百篇同為經豈徒詩人云爾哉悵恨二字承上昔人死無餘意來首四句還路未至漉酒四句既還後以至明燭至旭古人言之有序只是立誠耳此等文理皆與六經同

移居二首　只是一往清真而吐屬雅令句法高秀戊申六

月遇火移居必在是耳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公乙巳年歸至是六年矣

起四句一氣舒放見筆氣文勢後惟杜公每如此具崢嶸飛動之勢鮑謝則不敢如此必凝之固之不使一步滑易學者若不先從鮑謝入手而便學此未有不失之滑淺膚近如今凡俗所爲者也此一大公案宗信前人未有明言之者

人生歸有道言人之生理固有常道開春以下照常敘說只爭句法秀出耳　以鮑觀圃人藝植詩相比可見學陶公必如彼工苦乃爲善學如顏公書法之變右軍出全力以敵龍虎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僅能成得自己一面目留於天壤

耳若執筆便擬陶公是黃口孺子輕學老成宿德舉止風軌絲似之亦可鄙笑不惟優孟衣冠抑且滑熟無力觀鮑公如挽千鈞以全神全力將之僅乃自立耳坡公和陶眞是倚其才大學之易似耳而皆非其佳世亦無誦習之者夫以坡公且如此況末士之無知者哉鮑詩起處六句畢竟鈍且客氣通身以元氣行之去陶終遠此中得失學者微參之

與殷晉安別　序則眞序情則眞情　此人公不重之以爲道義交所謂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一語不假借亦無諷譏輕慢靑天白日分寸不溢公所以爲修詞立誠爲有道之言也　情詞芊緜眞摯後惟韓杜二公有之盍復頂一過來言

之有序如此　語默二句分寸

贈羊長史　此劉裕將篡之機正公所憂懼深於時事則不可明言又於此人之前尤不可明露若侈頌功德固不可徒作送行詩又無謂然則此題直難著筆公卻於空中託意非常開首提出念黃虞言黃虞沒而已安適歸後又幻出商山四皓與己作照言四皓淸謠久結我之心曲但邈乖不得一見其人結句言今我遭亂變而不能如四皓之爲功以安漢故意不舒也與起句相應雙結　此丁巳年公五十二歲作關洛平後二年裕卽篡此題難於劉太尉贈盧諶彼可以明目張膽正說故雄傑宏放此不能明說故伊鬱隱迷其文法

之妙與太史公六國表同工覺顏北使洛如嚼蠟如牛負物行淺泥費力而索然無復生氣陶詩當以此爲冠卷　柳子厚論楊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余謂顏比陶亦然　中都不必獻數與此即指闕中耳此上承黃虞下伏四皓艸蛇灰綫過脈若云君當往事佐命吾當爲四皓以避亂耳卻借如此指出毫不見正意痕迹其妙如此此前後惟阮公杜公有之韓公亦能之坡則罕見此矣何況餘人　路若經商山以筆勢論亦是蹴起陡勢神來氣來之筆紫芝誰復采正言我將繼之也貴愚即買禍也

桃花源　此詩敘一大事本末曲折具備而章法布置抵一

篇文字句法老潔抵史筆議論精卓抵論贊起四句作一總敘而筆勢籠罩原委昭明崢嶸壯浪往迹以下夾敘夾寫奇蹤以下又總結借問四句收入自己何等神完氣足以視小謝孫權故城彼爲板實無法而沒奈何矣　古人文之高妙無不艱苦者但阮公陶公艱在用意用筆謝鮑艱在造語下字初學人不先從鮑謝用功而便學阮陶未有不凡近淺率終身無所知以此非之數千年不得數人紛紛俗士不足識矣

形贈影　形主必死言而但勸飲酒以爲解此尚沒把鼻初意也　以天地艸木陪說筆勢恣橫我形自謂君指影也矣

豈無一人言死去不足爲有無也

影答形　立名始有把鼻乃正理也　起言旣不能存又無保之之術又昧成仙之道必然死耳中言我惘爾空死不得不效忠告惟有立善留名不朽耳中間正還影字題面古人無不如是所謂入木三分

神釋　神運形影者也前八句神三皇以下釋此用莊子之理賢者過之反以委運任化爲極三皇六句釋死日醉四句分釋飲酒立名甚念以下正意也　以任化爲正終是沒把鼻仍自以立善爲正但不必非人譽耳　立善誰譽今及之而後知非口頭語乃傷心語孔子亦歎知我其天卽此意也

然只有如此並無別路　陶公所以不得與於傳道之統者墮莊老也其失在縱浪大化有放肆意非聖人獨立不懼君子不憂不惑不懼之道聖人是盡性至命此是放肆也　不憂不懼是今日居身循道大主腦莊周陶公處以委運任化殊無下梢聖人則踐之以內省不疚是何等腳踏實地

飲酒二十首　據序亦是雜詩直書胸臆直書即事借飲酒爲題耳非詠飲酒也阮公詠懷杜公秦川雜詩退之秋懷皆同此例即所謂遣興也　人有興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奇情奇懷奇句而後同於箸書不拘一事不拘一物一時一地一人悲愉辛苦雜然而陳而各有性情各有

本色各有天懷學識才力要必各自有其千古而後爲至者也

衰榮無定在　言不必攖情無常無定之衰榮惟知其古今皆若此故但飲酒可也以衰爲主以榮陪說其理乃顯　起筆勢崢嶸飛動後四句明明正說　昔人云讀杜詩當作一部小經書讀余謂陶詩亦然但何必云小也

積善云有報　言不必計善惡之報爽但以固窮守道爲正非仁得仁同一窮死不如留名沒世　一起四語偏反飛動收二句語勢尤勁折無一平直淺滯順滑之筆　上言其爽而空言詰之作波瀾以起下百世之傳折出一榮公文法變

化如此以福報則爽以名報則應文法變化

道喪向千載　言由於不悟大道故惜情顧名而不肯任眞不敢縱欲不知卽時行樂此卽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上篇似相背然惟其能固窮是以能忘憂而飲酒固是一串意非相背也不可以文害義也　此卽神釋之意注說及何義門解皆失之滯書生之見取於歸一詩人之指惟意所之左右逢源皆道腴也　鼎鼎言方來之年甚速如流電吾人僅此百年之內何足恃乎注非

棲棲失羣鳥　此首分兩半看前六句未歸後言卽得歸卽今是昨非之意勁風句言天下皆亂無樂土卽采薇歌意收

句要之以固守永不叟遊幾於右軍誓墓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後來如某某不保晚節復出失身不能如陶公之剛決也

結廬在人境　此但書即目即事而高致高懷可見起四句言地非偏僻而吾心既遠則地隨之境既閒寂景物復佳然非心遠則不能領其眞意味既領於心而豈待言所謂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言有會點之意後六句即心遠地偏之實事

行行千萬端　本齊物論　言心不遠者但見是非紛紜而不能已於言此承上文忘言而足之如此

秋菊有佳色　就菊言所謂即物即事

青松在東園　不過歲寒後彫之旨而說來如新聞

清晨聞叩門　又幻出人來校之就物言叟易託懷抱矣此詩夾敘夾議託爲問答屈子漁父之旨注謂時必有人勸公出仕者是也收句完好

在昔曾遠游　言恐失固窮之名直書胸臆無一字客氣

顏生稱爲仁　起六句將枯槁與名並說足以下解之雙承名亦不知枯槁亦不知但貴稱心耳苟能稱心卽裸葬猶可又何生前枯槁足恨

長公曾一仕　此與前皆借古人而緯以己意首敘二人一仲一緺一往以下言已久相欺言僞爲無官情之言而戀官

不肯去位也

有客常同止　此忽然慨世肅慨之人可憐而不悟而吐屬溫雅蘊藉氣象淵懿此即陳遵同張竦之悟子雲酒箴之文

故人賞我趣　此首正說飲酒　父老四句說醉後之趣情景意識眞汁漿盆涌留止也即指酒

貧居乏人工　此前四句祇作即事興體與下不相貫以後卻從空曠中得晤本趣言若不委窮達則多憂懼是撥其素抱爲無益鄙懷豈不可惜然後知其以一窮字縮起四句灌本荒宅以下是貧居境象字由句放筆向空中接

少年罕人事　感歎己情事與境如此惟宜飲酒以遣之惜

不得陳遵之人其陶此情翳蔽也言不能豁也韓公秋懷詩

偷此境

幽蘭生前庭　此必為時事而發然自古及今聖賢所以立

身涉世之全量不過如此

子雲性嗜酒　言止可飲酒不可及世事當洗心接物可知

雖與王顏相往還而不入之不可得而雜也此見公沈毅剛

勇不忤俗不隨俗非一味為高致彼飾偽沽名以為利者固

無論即石隱者流亦豈足與於斯　引子雲借古人以為比

言不失顯默在當用心而諸為爪牙鷹犬希佐命以壓國者

其不仁可知也卻以已不忍相和為仁言外分明而歸於飲

酒以載醪問奇引入何等親切

疇昔苦長飢　言已幾誤託足於仕路之歧途而幸得返末二句以仕歸飲酒用疏廣典親切輓合題目自然恰好按公以三十五六出仕四十一歲歸田至此五十二三矣

義農去我久　此首收束二十篇而末二句又收足題面章法完整蒙上言仕歸飲酒不得已也昔孔子不用而歸則删定六經已今亦欲如是但述而不作好而親之以繼微響而已此與楊雲仲淹之僭作者已不同矣　不言已之好但言人之不好亦避直取曲以虛形實也　少眞謂皆從於苟矣也舉世習非不得一眞欲彌縫之道在六經崇尚乎此庶可

以反性情美風教成治化箸誠去僞返樸還純無如世境無一人問津此其可痛可恨而已之所懷則願學孔子從事如此亦欲彌縫斯世而有志不獲惟有飲酒遣此悲憤也以用意論極其恍惚以文法論極其恣肆奇妙不測　經所以載道也達道則無苟安而無不任眞矣故歸猶孔子及諸儒言已非徒獨自任眞亦欲彌縫斯世此陶公絕大本量處非他詩人所能及故此篇義理可以冠集羊長史篇文法可以冠集　陸桴亭云觀其詞意上敘孔子下述六經皆言願學之意但終以飲酒之語亂之使人不覺耳又言所行不無過差不能盡於六經由於好飲之故亦聊行求之有得意樹謂明

以來諸儒皆以講學爲門戶其實無甚學問皆鮮實得若使用之必不能彌縫使純而卻居之不疑不如陶公之任眞矣

此二十首篇篇具奇情曠趣名理名言非常恣肆皆道腴也

讀山海經　眡言讀書情景略一點題耳

詠貧士　中多名理名言

萬族各有託　孤雲比衆鳥與量力以下入已賦也　此所謂知音者亦謂黃農虞夏耳已矣即安適歸矣之情何時見餘暉與未已矣相呼應

淒厲歲云暮　前八句說貧傾壺二句樸眞後來孟郊虞集

俱從此脫換出然如虛豆兼冰崇等語詭奇而氣象終失之
雕鑱不渾成閑居四句方帖己之處貧跌宕往復闊大精融
賴古多此賢句貫下三首古人章法之奇如此
榮叟老帶索　重華二句闊大橫絕含蓋古今非小儒胸臆
原有實襟二句又遙接帶索納履豈忘四句跌宕轉折總結
二古人　此與下二首皆先引古人後以己讚之斷之論之
詠歎之發明之爲章法
安貧守賤者　六句古人豈不以下入己之論讚
仲蔚愛窮居　前六句古人此士以下入己之論讚人事二
句公自言願從仲蔚也翳然言自蔽匿不與世同罕所同言

世人罕能知之

九日閑居　起四句解九日題義典而新警露淒四句寫景以下借酒菊引入情收四句敷衍閑居

於王撫軍座送客　此僅於詞足盡意而縣邈淸綺一往眞味景與情俱帶畫意起四句敘題寒氣四句地瞻夕四句時收四句情

歲暮和張常侍　大致因歲暮而感流年之速己之將老死也而精深沈至不淺滑平顯一起一結尤深起言人代易速觀於市朝而見舊人之多亡其速如駭驥之趨於悲泉以下句形上句爲歲暮起端也今又當暮則己又將速亡素顏闕

哉虛實反正開合言之向夕四句正寫歲暮民生遊接而以闕酒爲題之正實其味彌深又就無酒轉下言窮通憔悴死皆不惜但別有慨耳撫己雙收言本自有深懷而觸歲暮又增慨耳試思其言意下落用意精深章法文法曲折頓挫變化不可執著徒以自道爲學陶者豈足知之

有會而作　正言菽粟不足卻以甘肥爲襯則意深而曲有味矣常善四句與謝公平生疑若人四句同本言已慕此人卻反言以非之則局勢曲而變化矣斯濫二句緊上文言彼甯死不肎濫則余今日亦止有固窮甘餒而死正以師昔人也讀此乃見公用筆之變用意之深曲文法妙不測後人學

陶意腐語直勢平筆鈍安能夢見

逢雨獨飲　不過言人生必死世無仙人不如飲酒而用意用筆俱同曲淡峻天者自然而已任眞則亦同於天曰忘曰無所先皆筆之曲也天豈去此言天非遠卽吾心是但任眞卽天矣雲鶴仙也雖可羨而吾不願顧獨抱任眞自然之心久與天忘乃衍上文意不必非仙也起四句本是古人陳言看他折洗翻用入妙

和劉柴桑　此以劉能歸爲信一起八句著筆用意全在此荒塗二句以他人不歸者相比茅茨以下言初歸修治田宅直至歲月共疏方說足樓樓二句頓挫以寬文勢若無此則

氣促耕織四句又於題後題外繞回詠言往復三折弱女句

或劉本無男乃見眞妙而沈德潛以爲喻酒之薄無論陶公

無此險薄輕儇筆意而於詩亦氣脈情景俱澆漓矣起四句

注言劉招公入社而公不往甚淺而陋此皆謂劉初仕而今

還也親故二句是貫下還字用意通身指劉猶庸樂池上樓

上言思歸下言始甯之親故耳

酬劉柴桑　一起四句跌宕前言劉此言已余今旅處亦罕

人事方知忘運之語眞也

和郭主簿　此二首與酬劉柴桑皆閒居詩正格一味本色

眞味直書胸臆　前首夏景次首秋景爾即指幽人也解者

謂指松菊則於下文勢不通矣因松菊以興起幽人耳前首
望雲懷古次銜觴念幽人也檢素不獲展言不通訊問也康
樂擬之曰頤阿竟何端
擬輓歌詞有生必有死　一起凝結言死一耳但早終非有
促短之殊曠恬妙義空古今魂氣八句敘足結句收轉倒異
奇趣
荒艸何茫茫　且敘且寫有畫意幽室八句入議論眞情眞
理另收綴結此詩氣格筆勢橫恣游行自在與三百篇同曠
而又全具興觀羣怨杜公且遜之
諸人共游周家墓　此雖一小詩而可以摹習成一體格

雜詩十二首阮亭止選白日淪西河一篇此篇亦無奇但白描情景空明澂澈氣韻清高非庸俗摹習所及

擬古榮榮窗下蘭　此亦仍是屈子及十九首阮公等意前四句始合出門六句終乖多謝四句詠言反覆作收

辭家夙嚴駕　此只詠田子春耳起四句故爲曲折收句結出託意

日暮天無雲　清韻情景交融盛唐人所自出

種桑長江邊　此尙氣之作在公集中似成別調

責子　此詩無可學亦無可說

乞食　此與責子等篇皆無可學而此首音調有足動人淡

感者

詠荆軻　此敘高節託意淡微而章法明整起四句言丹君子六句言軻餞俄八句敘事心知二句頓挫以離爲章法登車六句續接敘事惜哉四句入已託意作收

昭昧詹言卷弟五

副墨子闇解

大謝

謝公蔚然成一祖衣被萬世獨有千古後世不能祧不敢抗雖李杜甚重之偁爲謝公豈假借之哉且諸謝翼翼如叔原宣遠體格俱相似而康樂獨偁宗即惠連固且遜之政可於此淚惟其故

唐初詩人及盛唐人於唐以前諸名家皆嘗涙知而慕效之其上者能變文者猶或得其一節惟大謝掘嗣音皎然之論亦只空識其句法興象而已不能涙究其作用措注之精微

也攷謝公卒於宋元嘉十年癸酉到今一千四百餘年中間除杜韓二公外竟未見一人有能知之者明代李空同號爲學大謝觀其氣骨輕浮皮傅麤粗卽剽其句法尙屬影響無論神明意蘊矣弇州倦圃徒事推崇漫爲膚論於是謝公竟成絕響非特此也吾觀醴陵所擬竄句籍詞全屬皮傅影響可笑也

讀謝公能識其經營慘澹迷悶淡苦而又元氣結譔斯得之矣醴陵空同弇州之皮外豈得爲能知大謝者哉

大約謝公淸曠有似陶公而氣之騫舉詞之奔會造化天全皆不逮固由其根底源頭本領不逮矣而出之以雕繡堅凝

老重實能別開一宗

南史本傳云縱橫俊發過顏延之而深密不如此非知言謝公政自深密耳

謝公思深氣沈無一字率意漫下學者當先非觀於此校之退之山谷尤嚴此實一大宗門也

古人不經意字句似出已意便文自道而實有典此亦大法門惟鮑謝兩家尤深嚴於此後人淺陋無復知此但率語耳如謝公乃是學者之詩可謂精深華妙但學人不得其精深而浮負其華妙則亦終歸於詞冗膚偽氣骨輕浮如李空同輩而已

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庸樂貌似犯此似沈滯平鈍氣勢不起其實竟體空靈邁往曲折頓挫非靜對久之不能淡繹其妙

謝公氣韻沈酣精嚴法律力透紙背似顏魯公書

謝公全用小雅離騷意境字句而氣格緊健沈鬱

謝公不過言山水煙霞邱壑之美已志在此賞心無與同耳千篇一律惟其思淡氣沈風格凝重造語工妙興象宛然人自不能及

陶公說不要富貴是眞不要庸樂本以憤惋而詩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則挾其淡淺遠近居然有湖江淵沚之別

古人處變革之際其立言皆可覘其志性如孔北海阮公固激發忠憤情見乎詞陶公淡而忘之猶有荆軻等作庚樂仕不得志卻自以脫屣富貴模山範水流連光景言之不一而足如是而已其志無先朝思也韓亾秦帝之詩作於有罪之後但枝拄門面耳何謂忠義動君子也嘗日盧陵王論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鮮能以名節自立可謂知言矣

古人作詩各有其本領心志所結動輒及之不自覺所謂雅言也如阮公之痛心府朝憂生慮患杜公之繫心君國哀時憫人韓公修業明道語關世教言言有物太白胸中蓄理至多逐事而發無不有興觀羣怨之指是皆於三百篇騷人未

遠也謝公功力學問天分皆可謂登峯造極雖道思本領未淡不如陶而其痼疾煙霞亦實自胸中流出不似後人客氣假象自己道不得卻向他人借口也

謝公每一篇經營章法措注虛實高下淺淡其文法至淡頗不易識其造句天然渾成興象不可思議執著均非他家所及此所以能成一大宗碩師百世不祧也今學謝詩且當求觀此等處然余之閟之也恆昔昭而今昧故今一一記之

陶公不煩繩削謝則全由繩削一天事一人功也

史言靈運居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又與顏延之受詔擬樂府久之乃就可見其得之苦艱不易也今之詩人搖筆講

吻項刻滿篇不知有所謂難何由能及古人

謝詩力厚思深語足氣完字典句渾法密機圓氣韻沈酣非通其詞非通其意者也固學詩學文之要旨而於謝詩尤宜依此二語用功

謝詩用事如樵隱俱在山妙善冀能同亂流趨正絕來人忘新術執戟一以疲和樂隆所缺似此凡數十百處暫見似白道而實皆用典此是一大法門古人無不然當先非觀此等乃不敢率易下語有周儋父牽率驅使故事寡情不歸

謝詩看似有滯晦不能快亮緊健非也乃正其用意深曲沈厚不佻不可及處須細意抽繹翫索乃知杜子美作用多出

此等凡謝詩前面正面後面按部就班無一亂者所以爲老成深重每層中有中鋒煞料語姑卽登池上樓一首非之亦可見又如九日送孔令過廬陵王墓敘述有序步驟安閒中鋒煞料一往精深如吮而出

謝公造句極巧而出之不覺但見其渾成巧之至也以人巧造天工

杜公山水造句多自謝鮑出

謝詩以綠水芙蓉天然去雕飾爲佳又有一種常滯語如初出郡擬古等不必不佳然無得學之恐成習氣皮毛搔癢不著似是而非爲無當耳學者取謝鮑奇警句法而仍須自加

以神明作用乃妙淺觀杜韓則謝之為謝杜韓之為善學而
妙皆自見矣蓋杜韓能兼飽謝謝不能有杜韓也
杜公能兼大謝而實駕出其上空同自以能學杜而不能夢
見大謝以此推之則學者有本無本眞僞之別居然見矣太
白亦能兼大謝而宏放實勝之
謝之比於杜韓則謝似班固杜韓似史遷顏比於謝則虎賁
之似中郎神期不同矣
觀康樂詩純是功力如軛韁鶩規矩步武寸步不失如養木
雞伏伺不輕動一步自命意顧題布局選字下語如香象渡
河直沈水底又如棊棊如都盧尋橦如痀瘻承蜩一口氣不

敢出恐爆也又如造淩風臺稱停材木分毫不得偏畸及其成功如偃師之爲像人人巧奪天工力足以赴巧智足以彌失皆同一湥造自得又怪康樂作詩用意靜細縝密如此其所潤涅槃經亦莊列精言而其行身披猖悖誕如彼而卒以殺身可歎也乃知其言而不能行全無克己內反之功得道不行咎豈立致謝之謂矣

謝公起處有凝對者亦似鮑有極緊健亦有平叙不甚警者亦有峥嶸飛動之勢者但力自厚而不流與杜公筆力雄快馳驟者不同須分別之如能合陶杜漢魏而兼其勝乃可俯視謝鮑而豈易得此人乎

杜牧之倆元白向無彷彿處倂尊此最中俗人輕妄之病若見得古人淡苦如此則豈敢妄自侈大故今且以鮑謝韓黃爲之祈嚮可以已輕率滑便之病

謝詩起結順逆離合插補慘淡經營用法用意極深然究不及漢魏阮公杜韓者以邊幅拘隘無長江大河渾灝流轉舉嶽滄海之觀能變易人之神志此存乎義理本原及文法高妙非關篇什長短也試觀阮公可見然今切不可以此便生輕忽謝鮑之見蓋其至處非餘人可及也

太鍊則傷氣謝鮑兩家若不諳學則恐不免峭促不舒之病不如三百篇漢魏阮公以及杜韓混茫浩然一氣也

謝朓元氣渾淪流注於篇內但不怒張馳驟呈露於外耳非無氣也乃故凝之固之抑遏之如篋劍光柙虎兕

謝詩用意沈厚酣恣可以窺其天懷學力讀之久令人不能

釋

杜公詩有學大謝體者如交脫洲空靈岸花石成等可見又拔謝有插椎當列墉句杜公蓋用此字而黃采評直亂道其於杜公並文義未能通而徒拾學究頭巾唾餘肯論皆談全無發明強作解事以誑惑無知之後生耳近日紀氏評蘇亦然

姚薑塢先生曰庾樂詩頗多六代遒逸之句其音響作瑕亦

杜韓所自出
又曰惠休所云初日芙渠皎然所云風流自賞正未易識取
而何義門以遺舊聞作見顏范二中書篇嘗之似非謝公所
允耳愚謂何囿不淡僻詩者此篇阮亭未入選甚有見但二
釋所云初日芙渠即是風流自賞蓋言其葩豔天然不俟雕
飾必欲釋之亦不難如潛虬媚幽姿猿鳴誠知曙啟曰變氣
候首夏猶淸和池塘生春艸明月照積雪等句亦未嘗不可
想見但此乃指一句一語言之恐二釋所品皆止言其華妙
而未及其精淡令玆若崇之而謝詩之精淡始顯要之精淡
猶可以學力至華妙則其才之得於天分者不可及也華妙

而不精淡固爲浮豔精淡而乏華妙則有同嚼蠟雖巧如優師亦止象人而已如顏延之是已

謝鮑杜韓造語皆極奇險深曲卻皆出以穩老不傷巧小才效之即不穩或傷巧而輕或晦不解

康樂無一字不穩老無一字不典重無一字不沈厚深密如成德之士非幾微之過而不得實勝明達但其本領不過莊佛無多變境不逮杜韓如長江大河含茹古今擺動宇宙也

康樂擬鄴詩及擬古諸作不必不佳然實無謂阮亭不取頗見緊哉之善

讀莊子熟則知康樂所發全是莊理

說謝鮑元暉所讀書亦不甚多但能精熟浹洽故用來穩切

與於後人之掇撦餖飣也看來庾樂全得力一部莊理其於

此書用功甚淡兼熟郭注古人有一部得力書一生用之不

窮尺捶也觀庾樂之所言卽其所渭涅般經也故當非餘人

所及

讀古人詩其用意須會之於意言之表方可云善繼其志

述祖德遠人貴自我　輕置濟物重在遠人命意高人一等

故是文章占地步身分處亦是文法虛實輕重賓主易位法

以視平鋪實敘冗絮而不可了者靈蠢全別矣段生四句歷

引古人以證之臨組四句申明歎美以頓束之苕苕四句遞

入本題委講四句申敘正言之委講改服不得已而出濟物也委講綴道論如五臣注委棄講藝語殊未明荀子成相春申道輟輟作綴此或亦作輟義與委講改服同一義與太白君平綴論者不同姑存疑以俟知者　一起四句得力以下如水之浮物隨勢曲注皆極其自然而止

中原昔喪亂　前首虛含此首始實敘起六句敘時事語壯闊該簡有氣併題爲弟一段萬邦六句承遞入題次弟精實全篇中權正位爲弟二段賢相以下收轉達人高情以結述德之恉見歸宿要之此亦虛美謝元雖云勳參微管然非有道德之人受封公爵何嘗辭賞足比於段展四子哉紊遡云

云不歸美君相而攘以私其先祖亦非立言之體統觀庫樂詩以此爲最矜浮雖不若魯頌之掠虛而固姝衛銘之勿伐然以詩論則經營布置俯停稠密可謂極工筆亦簡老視宣遠子房詩潘岳關中詩皆凡劣矣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起四句從九日起良辰四句叙宋公集送餞燕四句將宋公之餞送說足然後入孔入已送歸客六句叙孔豈伊以下始入己之送　周易有孚於飲酒言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此朱子義也而庫樂云云似亦此意至枉宥二語歸美君上能容他歸得遂自己（讀羊里切音以止也）之性闊大精實義理周足他人所不能到當

日共推宣遠作昭明亦並登於選然彼於起處敘九日太多章法偏厭後半敘本事詞意未滿大不及康樂古今濫吹誰差比而眞知之也　康樂之詩祗是言有序按部就班一毫不漏一字不蔓不迂絜平弱而造語精好如精金在鎔無一點礦氣煙氣躍冶之意於此篇亦可見　明楮二句次弟不苟河流二句水程陸程均到此皆他人所易爲忽而獨從容細意不可及處後惟杜韓同此律細也

廬陵王墓下作　起八句次弟敘題直至作詩爲弟一段神期四句正申悲涼頓住延州四句借賓陪託以避平衍實說平生四句忽掉轉馳驟剽忽如神龍夭矯忽起忽落用筆行

文至妙處神情俱動颮促四句遙接松柏句下舉聲二句遙接淒淚沈痛悲涼意　連岡用典不苟如此淺學安知敘述一大事言簡事明本末無不該悉而仍從容文法範我馳驅他人指陳冗絮轉不得要領心忙語亂不暇論文法然後知作者擅場杜韓所以傾心豈苟然哉　廬陵歿時年十八謝晦論廬陵德輕於才而已之德乃更輕班固所謂目睫也

鄰里相送至方山　起六句次第叙題事實情景三者交代分明含情六句入作情開合往復順逆而以承此頓束十分說足各勉二句另換氣換筆作收周旋鄰里題面古人不略題字不出題外其謹嚴如此此少帝初立出靈運爲永嘉時

方山在江甯

過始甯墅　起八句言已入仕塗之迹剖竹六句入題過墅之由兼述塗中之景白雲四句正寫墅揮手以下約歸遲山完題緒古人言有序如此凡四層　此與陶歸田園比之則陶爲元氣揮斥此微有斧鑿痕而氣勢沈厚耐人吟詠

晚出西射堂　首句點題次句以一望字貫下四句景節往二句一頓故爲離合章法以避一氣直下之平順其法與石門新營所住同　羈雌四句本與嶂翠楓嵐爲望中一類物忽另拈出託以自興則實者皆空靈者亦靈以章法言又極變化是爲奇妙不測撫鏡二句遙接感念逆接離賞安排二句

故爲一折蓋從來不肯使一直筆行一步滑若劉公幹體末流猶恐有滑順之病　此與過白岸亭皆不過尋常題之景物情事一入曲思便幻出如許奇觀靈境可悟文心文境之聖凡祇存乎其人之淺深讀康樂詩宜於此等究之乃見與傷巧入輕纖者不同

齋中讀書　起四句不過遞入題而開合闊遠崢嶸飛動處館六句交代正面而措句勁急下字遒切皆無一率漫沮溺四句題後繞補詞意筆勢寬博文法銜承謹密使再精嚴收句結束全篇所謂達生取知足知止義杜公取適事莫並又古來達士志幽貞媿雙全同此用義

登池上樓　起二句横空突寫兼興比三四即借引入已五六又申所以媿怍凡六句三層承遞爲弟一段徇祿六句入題凡三層交代正位實面傾耳二句承上褰開窺臨頓足又起下也爲弟二段初景四句正寫登樓窺眺之景爲弟三段祁祁四句言思歸乃登樓之情凡兩層申敘爲弟四段持操二句總收通篇媿怍思歸之意持操即持無悶之操也徵今即徵古持之操也　康樂詩章法脈縷銜遞整比完密如此此正格中鋒也視同時諸他名家皆不免鹵莽疏略精力不能到此此寫病起登樓滿懷鬱抑褰開以下乃寫久病初起風景一變如畫　祁祁二語皆取歸字爲義少帝出靈運非

羡除故感而思歸索居二句遠承前過始甯墅鄉曲之人言之故讀詩者不知世編詩者不攷其語句皆若曼羡無謂何能得其意知其味之恉也阮亭蓋猶未知此　初景之革即革故陰也新陽之改即改緒風也二句互文　自衾枕以下爲正位十分滿足池塘句公自謂有神助非人力竊謂學者必眞能知此句之妙不易得乃有語分進德二句承上言所以媿作起下所以徇祿然康樂之所謂進德亦祗作隱居潛退意即景純進保龍見非謂進不能輔世長民也宋以後如陸放翁等學杜喜爲門面客氣矜張以自占身分無其實而自張不作最爲客氣假象可憎厭康樂何無是也　康樂陳

郡人以祖父先墓在始興移籍會稽故自稱越客反窮海者反歸也　謝詩多取陶意如此起二語即望雲慚高鳥臨水媿游魚也

游南亭　自病起登池上樓遂游南亭繼之以赤石帆海又繼以登江中孤嶼皆一時漸歷之迹故此數詩必合誦之乃見其一時情事及語言之次弟時竟據前後詩意乃是春時竟也起四句敘時兼寫景久雨六句追敘入題交代並著時令戚戚二句頓挫起下六句思歸作結　藥餌定作樂餌用老子指宦祿世味言世味雖情所溺而摒如疹疾已及故將俟秋而歸四句用筆馳驟開合往復文情最妙注家泥丁衰

疾字猕作此藥物則詞興意皆駿蹇死笨而且不可通矣昏

墊言久雨也息景即二載爲期意言歸始備也　頁知五臣

以爲友是也而未盡此言知己同志者耳非概指友也

游亦不進帆海　起句從前游南亭篇未明句來不過敘時

令而萬古不磨則琢句興象之妙也水宿二句迤邐敘入而

必兼帶興象不肎作一率漫泛句杜公所謂語不驚人死不

休也周覽二句入題交代何等次弟細密未帆海先用壖可

謂體物不遺卻又非庸手褧漫川后六句正賦帆海而句法

非常傑特警妙壯闊復次弟不亂也仲連以下入已情謝詩

篇篇如此蓋無此則無歸宿矜名二句亦開合法杜公知歸

俗可忽同此任公之言萬古眞常余閱世之久覩閱受悔皆由揭己乃悟此爲至理名言如退之秋懷亦多是斂退意古之達人皆如此聖人之次也

登江中孤嶼　起四句承前帆海等篇來次第有味亂流二句點題交代不作常語雲日二句景表靈二句歎惜四句是正位想像四句因孤嶼且暮賞莫傳則崑山更遠故欲託此逃世以與安期游矣不知屈子遠游不知此意所謂　表靈二語令人慨然亾友管異之嘗贈余詩曰爲同子未甘表靈衆誰識詬之感愴康樂固富學術而於莊子郭注及屈子九熟其取用多出此至其調度運用安章琢句必殫精苦思自

具鑪錘非若他人掇拾餖飣苟以充給客氣假象爲陳言也
大約謝詩顧題交代則如髮之就櫛毫末不差其成句老重
屹如山嶽之奠不可動搖取象則如化工明遠遜其度惠連
謝其華元暉讓其堅延之比之如碔砆耳緬邈區中緣字用
大人賦
過白岸亭　起二句交代過字近澗四句正賦景而句法新
造文法銜承極其精妙援蘿六句次第引出奇情奇境陳者
新蠢者靈死者活近者遠枝西射堂羈雌倍妙卽物致思反
覆長言寫至十分滿足下以榮悴二句就上收轉精理道心
乃有於昭昭之多而見日月星辰萬物無窮之覆者豈非奇

觀收句就此勒轉用筆如屈鐵轉丸　去來者天運定命休戚者人情所感兩句遞說承上黃鳥鹿鳴其用抱朴字是撮取少私寡欲義猶之用沈冥只取九幽不改操義用遂生只取知足義庸俗不明古人深趣弟撏撦餖飣雜湊亂填以衒典博可哀矣　黃鹿借對尤妙旣富學術又美才思下文樂悴二語皆有根而非泛設詩明用秦詩人百哀注家因比栩二字乃引小雅祈父什詩序云刺宣王不親親失之矣　翫此詩奇妙如此始覺惠連頹魄不再圓四語泛理常談兆境凡夫皆能爲之矣

登永甯綠嶂山　前十二句敘題迤邐而入且敘且寫平趣

緩步最爲正格盡上六句題後繞補言已所以能盡此游如上所云山叶於幽人之步雖音詞不接而奇抱則一一者同也注綜以抱一述文辭誤也　起四句敘澹激二句寫凋委二句又敘句法皆勁峭無凡庸平常卒漫眷西四句於敘中寫奇警與常詞理俱勝奄忽也盡也言既踐夕又忽盡皆以至隣非信手塡湊用字也　恬知結上幽人作收務宵靜寡欲不逐無涯之知是謂恬養知既知此理而依此用功愈以造於定靜是謂知養恬恬知交相養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自莊子拈出後來佛學祕爲密信曰心如牆壁曰止念皆此功夫及既見光景則呼之爲性世人既莫知其誤認之失郎並

其誤用之功夫亦未嘗問津未嘗夢見故無能見之及之矣
蓋自程朱未出之先認性皆以莊佛爲密諦又何責於康樂
那固不暇與辨耳　史記東越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甯也
　晉宋人好談名理不出老莊小品故以此等爲至道所止
每以此入詩爲精悟而康樂似所得爲深然康樂自許早能
成佛而行身博而無檢奢泰縱恣多愆禮度有取死之法與
其所言皆不應實安在其能繕性也得道不行告娛立至卒
以殺身由其自掇非眞能知道者知道則必能踐行觀康樂
揚搉始亦所謂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息慮不自得中道不成
竟何嘗安其性命之情者烏呼龔生竟夭天年不如宣遠量

已保身矣宣遠年三十五元暉三十六　王孝伯作人無長物
康樂四十九惠連三十七
而反畔政與靈運同
從斤竹澗越嶺谿行　起四句寫早景與象須見爲題作圓
光透逈四句點題交代使題中從字越字行字領字澗字谿
字一字不漏而句字勁拔無一庸熟韓公山石七言起句似
之川渚四句分寫谿行企石四句分寫越嶺而每層必有非
常鍪妙二語握闌以下以無從賞之人作歸宿作結凡游詩
前用敘寫後以情寄作結一定篇法然各有細意新意不同
握闌二句頓結上文情用四句又轉入自己本情　凡賞
即爲美亦羊裘之獨嗜不必人人之炙此理可以喻大凡即

詩文道術亦有之言已之固僻在此人或以我爲蔽而實昧於獨賞爲美之理而不能辨若悟此理則獨往自適其性而凡餘物衆理縱爲人所共趨而皆可遺可遺而無咎慮矣此詩舉妙精淡幾於壓卷李空同麤淺皮傅徒竄句籍詞而自謂學謝其何足以知之非特空同即王介甫之邃於學而自矜月映林塘幽一句以爲似謝此亦驥之一毛耳豈驥之全哉

登石門最高頂　此題是登山而詩所言棲息久止事疑在石門新營所住後與夜宿石門一類皆永嘉石門而王阮亭彊分新營所住爲廬山石門而譏衆齋廬山記事只取此首

而遺新營爲尖悲按靈運在臨川日月雖無攷然時實不久未必有營居事細翫此三詩皆無確證闕其事可也　此詩首二句交代題面以下皆言息夕事疏峯十句總寫石門山房之景意極工沈冥以下八句情寄歸宿　沈冥雖用二字面意取守道而不改其操義下四句正申言此意言心契於道游翫爲寄耳御以九秋幹三春夷字面故亂迷之居常二句又申此二句居常也處順也安排也皆委運任化之義言安於推排也靈運淡於佛理此即推實之義收句另換意因桄結上雖勢縱送反折出登字奇絕豈尋常率漫敷衍者爾作結者所及列子注雲梯可以淩虛五臣注仙者因雲而升

抗館是主對嶺臨谿羅林撫石皆爲館言之　塞路迷徑
惚術惑蹊皆爲登字言之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谿石瀨修竹茂林　此詩疑與
前詩互相見此只點一築字以下便全說卧居情事而於題
中十六字新營功用一不及之而反見於前詩可知不得分
爲永嘉廬山二地也　起六句言已令居美人六句言無同
賞結念二句頓斷俯濯六句續接起六句寫景感往六句續
接孤鼓哭與設下此詩只用一斷續離合法古人文多如此
　美人游不還一段幽憂怨慕悽涼之意全得屈子體韻吾
嘗以商榷前藻之意況之且爲低徊況於懷贈遊之思者

哉感往二句余時時光生於此非用功久而親履之豈知其言之悟哉與榮悴憂去來窮通成休戚遺物悼逝斥存期得要妙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得性非外非自己爲詮纂皆一類見道語莊子屈子賈生多有之杜公韓公亦多有此皆根柢性識中所發非襲而取之可冒有也　日車言終日長如此優悠無爲用郭注此所云美人即前共登雲梯同懷之客

夜宿石門　起不過點題於宿前補一筆作引則有根避直法也而措語與象眞如綠水芙蕖調於至澄明滯靜中見出華妙也鳥鳴四句平寫宿景與音殊響即承鳥風與石横水

分流同康樂慣用此法妙物莫爲賞五字作兩層兩段妙物二字總結上文蘭月鳥風四項莫爲賞二字一頓如水之浮舟又將莫賞挑起美人不來收句取屈子語倒裝用之倍覺沈鬱頓挫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起借事引入而用一不同字折入脈縷親切細密乃異於蕪蹉不合者中園十句細還題上至二句樹園也激澗激流也插槿植援也羣木四句總寫其實欲二句總結樹字激字植字頓住惟開以下情寄歸循總收賞心收上室迴賞妙暫收將遊能同者同於將也　謝元有回居在太康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山居賦原注大小巫湖中隔一山欲往北山經巫湖中過又南北兩居注南山是開剏卜居之處　起六句敘題於題中南字北字往字經字湖字山字眺字一一交代分明俯視十句實發瞻眺步步銜承石橫承大壑林密承喬木解作六句又因眺而廣及泛指之而興象攀妙冠絕古今上副楚騷絕殊浮豔海鷗二句一湖一山一見一開細帖撫化二句頓住總束上文為章法蓋解作升長苞含戲弄皆化也而篁蒲鷗雞皆物也將題實寫得十分充滿故後止用反折虛情作收意彌足也不惜四句反掉勁折分四層遞出孤游二句又從莫與同轉出此語可借喻商

推前藻　此詩精魄之厚脈縷之密精深華妙元氣充溢柳記謝詩造化機緘在手獨有千古雖杜韓無以過之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此體與詩皆略同前南山作而此詩精神全著意一還字可窺古人顧題不肯疏忽處然亦推大謝獨嚴　起四句爲還字前補一層與夜宿石門同言欲還而因戀淸輝故遲至夕也出谷二句點題林壑二句乃正就歸時夕景寫芰荷二句寫湖披拂二句歸途及既歸情景以上了題事虛淡四句情寄作收　此詩興象全得畫意後惟杜公有之凡言黃昏曛黃皆向晚也

南樓中望所遲客　此詩無甚緊𧗠但字句厚密耳

酬從弟惠連　此與惠連詩即效惠連體古人皆然　一往清綺真味至情緊健親切密邇遲留一字不率一步不滑頓挫芊緜銜承一片醒耳饜心惠連所長也一章言初得見二章言相褫三章言別及寄詩四章正酬來詩中語意五章望歸細校之畢竟勝惠連以魄力厚密也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　此亦效惠連體緜邈真至情味無窮上嗣公幹下掩惠連阮亭分四章是集與選作一章非一章敘始別二章至臨海三章止寫思憶兼及時物四章發疆中後情事　分處舊歡今歎也悲端善日謂秋是也即下二句　無一字不用力猶留遲

頓故眞味彌永百讀仍乍　常調不過寫二句秋令此卻特做出而後入之況乃二字勁折有力可想見用思下筆不令一步滑也起行不近三字同此用意

初往新安桐廬口　起二句從時令起兼帶興象感節四句遞入題轉換曲折往字千鈞音響鏗鏘如庖丁解牛莫不中肯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遠協四句往字正面江山四句寫景收無甚警妙以著意在前路也　千里棹不專指桐廬懷古卽指向子許生也忽字亦用與乃非常所測可悟古人無率意趁句趁韻之事　此與富春渚七里瀨道路憶山中初入彭蠡皆一時之作而入華子岡當亦在此時攷靈

運初之永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歸始甯由家殛徵起爲朝官復賜假東歸多狥法禁爲孟顗所奏乃馳詣闕自明帝不欲令其東歸授臨川內史此初往桐廬之所以作也恥言爲孟顗所檢故此云懷古富春渚詩云自欲干祿彭蠡口曰千念萬感而道路憶山中尤極致其憤懣焉不攷此迹則於此數詩皆不知其所言爲何矣旣亭編陶謝詩皆不攷其時事而前後雜亂倒厠何由辨其詞意無尋論之功徒浮掇其篇什則於其篇什句意亦安能曉了而有眞得於古人也　又按靈運穿池植援種樹皆在家居時事故作山居賦以自言其事而南史本傳系之於再出爲朝官在都下時則其事皆

不應雖無關要義而文不別白亦足貽誤後人何以爲史亦可見李延壽等之不克稱信史也　又按靈運以初秋自都赴臨川直至明年春晚始入彭蠡則其肆意遨游傲命慢職亦可見焉

富春渚　起二句交代點題定山六句敘行旅經由地所見景物次弟銜承非特語句奇警而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蓋惟無停泊故遡總而伯昏句承圻岸呂梁句承驚流雙頂結束也游至二句就上山水引入情緒自然脫御巧不費力平生以下述已情抱諱言爲孟顗所撿而自以久欲干祿其詞雖彊自排實則正其伊鬱不堪處也千年

無人代爲尋究　淪躓困微弱言已不能介然執持堅操以自彊如屈子理弱媒拙之弱古人此等處下字斟語皆有成處滴滴有下落不似今人依稀影響率意填湊信手支給懊泛杜撰不切不典不確也五臣注顢頇不分明　屈子曰抑心而自彊又曰萬變其情而不可蓋康樂元暉皆知及而仁不能守此言亦自供招狀也

七里瀨　起句承前諸篇來與初入彭蠡口同彼渾雄此峭拗各因勢以爲姿而此十字故盤礴遒鍊可以藥率滑之病前八句敘題兼寫景乃尋常泛境常調後半心目中借一嚴陵與己作指點比照興象情文湧見栩栩然蝶也而已化爲

周矣是爲神到之作而中閒以遭物二句由上事境引入橫鎖爲章法以逼出己情古人作詩自己有事因題發興故脫手欲活後人自己胸次本無詩偶値一題先已忙亂沒奈他何因苦向題索故事支給發付敷衍成詩其能者只了題而已於己無涉試掩作者名氏則一部姓族譜中人人皆可承冒爲其所作其不能者則並題不能了且如此題亦古今之恆題耳惟此詩乃是謝公遇此而作也此時摩樂若非眞遭遇斥則雖能爲此二句亦賸陳言泛腐語矣欲作詩先須洗淸面目與天下相見此豈尋常所及哉　脊峭言江岸彭蠡口詩同

道路憶山中　起蓋託於怨者必言勞者必歌故以古歌曲起即結句殷勤慷慨也再次以鍾儀陪入次弟折入題追尋八句實寫憶字正位懷故接入今日現在情事悽愴四句應起處言今日亦寄此歌曲也訴危柱言琴承廣陵散命急管言笛承明月吹　莊佛之所謂性非其本來面目謂自然也康樂之解亦不出此　已讀羊里切止也取足自止善注謝詩此字之解勝憨山注莊懷故即指山中也束上含悲句起下

入彭蠡湖口　起八句承前諸篇來筆勢局陳同七里瀨千念二句橫斷頓住作章法沈鬱悲壯攀巖二句遥接上再頓

三江六句寄慨弔古大約古人游歷之地非古蹟不存往往寄情以爲感故以徒作千里曲而無以消憂解煩念也豫章出黃金見前書地里志水碧輟流溫據朱子則謂溫湯也善注非是　初讀三江二句不解然必知其非死句贋語久乃悟以起下文耳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入山見桂樹澗泉因借騷句爲興象作起甚妙隱淪二句謂華子也次弟交代爲弟一段險徑四句交代入字羽人六句實從華子入識古人願題如此且申以下乃入己今游情言非爲慕古之輕天下者尊而效之以爲名也然遂以此俄頃之用致爲叛逆悖矣　華子岡

注家引一統志以爲在建昌故今以列於彭蠡之後然已見於山居圖則恐仍爲越地又王維輞川諸詩亦有華子岡不必建昌獨有也

坿謝惠連

汎南湖至石帆　章法斷斬字句淸峭興象華妙節短韻長一往淸綺耐人尋味惠連所長也似勝劉公幹此詩起句初讀似拙然可見古人造句堅勁可以藥庸俗輕儇滑利之病連猗四語寫景句法雖俊逸而不入妙鮑明遠多此等登陟二句語意浹洽杜公衍之常出奇觀則古人高詞未易忽也卽漑二句奇偉高古筆力開退之

西陵遇風獻康樂　直書即事胸臆無一字客詞裝飾一往淸綺又步步迴遲眞味無窮亦古今絶境也

我行指孟春　起四句故爲頓挫往復以避輕僄滑利順直無留步之病成裝二句還他中堅部位曠塗二句以對句爲厚此八句詩耳而分明四層各有疊部章法精深如此

哲兄感仳別　起四句爲一層五六句中堅回塘二句換筆換意作收

靡靡即長路　承前篇以起二句爲中堅三四折洗頓挫以束之行二句衍昨發二句又換筆換氣提起作收

屯雲蔽會嶺　此篇八句句句著力正寫而情景刻露一一

得盡意默會靜息之如人意中所欲出筆力遒達豈齊梁以下浮靡輕滑熟愞之可及哉

臨津不得濟　起四句跌宕頓挫西瞻二句中堅衍敘收句別出奇趣情眞韻古

秋懷　起四句從懷入秋皎皎四句正寫秋寒商四句又從秋入懷綺交脈注芊緜不斷夷險以下正寫懷而以未知二句頓束住賓至四句說遣此懷法頹魄四句申言所以當遣懷而不必常憂之故收四句蓋見時不我與功名易歇白首倏至不如及時行樂懷中商此至熟故今以布告親串也何義門云一往淸綺不乏眞味

附顏延之

顏詩凝厚典質鉤庚持重力足氣完差與康樂相埒但功力有餘天才不足而奇觀意外之妙不及謝精警又不及明遠俊逸奇峭警拔所謂詞足盡意而已

顏詩以氣體魄力勝崇弘典則有海嶽殿閣氣象足以讋塞儉山林之臍此其長也不善學者但成死句余終不取然政當以此與鮑謝同參可以測古人優劣而擇所從也

本傳延之嘗問鮑照己與謝優劣照曰謝如初出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繡亦雕繢滿眼今尋鮑情以顏傷繁而乏生活之妙不及謝明矣顏當日猶未喻鮑之貶己也　顏

詩全在用字密典則楷式其實短淺其所長在此病亦在此

然學者用功先從顏詩下手可以藥傖父無學率爾塡砌之陋

顏詩雖若傷密不逮諸作者然趙宋以後輕滑颯灑便利輕快之體久不識此古音古貌矣

顏比於謝幾於有山無艸木樹無煙霞之病

朱子論荀子如喫糙米飯顏詩實有此　不但不能活潑潑地並不能如康樂之精淡華妙

昔人併小謝工於發端如顏延之每起莊重典則橫闊涵蓋有冠冕制作體勢與象固佳但久恐有流弊成為裝點門面

可惜也與小謝之妙象神會者不同

贈王僧達　起八句以比體引入在顏爲凝厚然學之則入於客氣舒文四句美其名德側同幽人六句兼寫其居處靜惟四句贊其情抱屬美二句收己贈詩　此詩完密凝厚可以爲贈詩之式然不免方板所謂經營地上語全是凡響雖亦兼有剛謝風格終似皮厚未流不可處　靜惟泱窮化言靜息周於羣化無不入於死者用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意以見人生可悲韓公云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此似美其守死善道是時風氣以遂生曠遠爲高言皆若此孫子荊乃至於不倫不類尤不可人意

車駕幸京侍游蒜山作　起十二句先說蒜山典重宏闊所用皆非常之典幾可並子建驅車篇典制大篇楷則也賓恩十句言扈游語意宏闊典重偶題周南四句了己侍游　此詩究密似勝明遠登香爐峯

北使洛　起八句直書本事然意卑詞迫直是低頭說話最引人不長進在昔六句在此篇爲振起一篇挈要警策處王畝二句一句束上一句起下入己之使陰風以下十句言己情　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余謂士衡作本無取此詩亦無取當日謝晦傅亮賞之昭明登之於選阮亭義門皆從而與之吾以爲皆未決枝拊和濫吹而已以用意論之則校陶

公贈羊長史作此如蛣蜣轉糞矣且後半尤爲不偁此是何事何題前既偁期運聖賢以爲頌後又如此悲慘於題爲失體以爲亦有憂禪代意則如此此明著又足以致禍也不如陶公之超然無迹矣　陽城在今鳳陽府宿州　裕克關中歸即篡矣當日行道皆知延之自是託此爲憂然其如身奉使命故託以行旅爲苦與後還至梁城同此意然終無佳勝且不合體要

還至梁城作　何義門云此擬士衡赴洛道中作　此詩只託於行李之苦盛衰之迹意可知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起四句從湘州起

經途二句次代登城氷國六句登後望中所見博矣以下入已登眺之情　經途句言仍昔時道路也善注非　子虛賦用江此用河皆挾句　以規格非之可謂奄有前則豪髮無歉以眞味非之秖是料語多眞味少雖典與遠諧則四法全備而無引人入勝處可於此判顏謝之優劣此詩家微恉奧義學者能悉心細參果眞知其故則於斯道思過半矣　始安今廣西省桂林府挾字疑誤

五君詠　每篇有警策可取

秋胡詩無奇以傷平且冗也如玄篇嚴翟駕等語何必秋胡爲然此公家陳言雖佳非切